

集部

清江文集卷六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濫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氿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

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若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憩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霆之溥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大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珠飛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謖謖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欝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

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
喉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黄灣並海之山皆無泉
惟東山有烏龍泉北山有靈泉泉小不足觀及來雲間
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
在釣灘之上泉瀌瀌出叢篁亂石中循除而流尤甚清
冽可以析酲滌煩與春淙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
為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夫泉蓄之有本則其流
也必遠其及物也必廣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楚蘭之於學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他日尚當一寄幽賞於泉上爲楚蘭援筆賦之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梓山闢室爲燕坐之所西江清凉尊者題曰萬峰秋蓋山之環其居者如青芙蕖萬朶而朝嵐夕翠之變接乎起居飲食之時其境湛以虛其氣淒以勁其容慘以肅蓋不待夫恢台既收白露先戒而山

中之四時常秋也行人已去松聲不斷悲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清猨哀則有黙會於休而定定而悟若於是㧞虎溪以結社與鶻巢以為徒飲阜錫之飛泉分鳥殘之霜柹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矣且復徵予為之記無乃贅乎然予知梓山之所造已大雄氏之道本一而為其徒者歧而二之宗於禪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為要宗於教者以為行必先於知不然則造道之門孰從而入邪二家之相矛盾不啻水火而梓山始亦以禪之

高虛為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而取藏室之書及止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旁通博攷凡十餘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於文字之外由是斂其華而反其本且病昔之纏於紛揉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上往往賦詩有貫休蜜殊之趣初非出於有意者後復置而不作人多邀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峻絶之行又如此予方嚚嚚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届又安得逌於萬峰相與埽白石覽歸雲逍遥徜徉以成二老而忘世之

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石云

虛白堂記

余聞金華多仙佛蓋其山川之雄深必有異人之所託不可誣也若黃公晉卿之門人繡湖沙門皥公虛白者其佛之徒與虛白二十餘泝江而西覽匡阜於潯陽訪道林於洞庭而公序以送之且壯其觀乎博大之區而從有道者以證其真印之傳屬海內兵變遂留雲間久之與余往來雙璜溪上皎然如近氷雪莫得而浼也一

日告余曰吾無一席之居隨所寓而居焉而室之名曰
虚白或譏其無室而名之是強名也然吾之為吾亦強
名耳又况寓吾之室邪且不徒寓吾之室吾亦無也以
其有而觀之其在越則越為虚白之室其在吴則吴為
虚白之室六合之内孰非室之大者乎先生幸記之余
曰虚白既強名其室而余又申之以説則亦累於有而
攻之者益熾矣然有不可已者夫白生於虚惟虚故白
耳日月之明一照而四海白而坐闇室者不覩其光故

疑日月之所不及而不知其蔽於物也苟去其蔽則八窻洞潔昏夜皆白如積雪之相射落月之相通不待燭之以火而無不見焉豈非以其虛乎此一室也物之至虛者莫若心存之而神觸之而通惟其珠玉文繡聲色狗馬之屬所以内蝕而外蠱者非一至虛之體於是昧而失之類乎木石之無靈而為昏為暴已必也去其内蠧而外蠱者如伐寇戎焉不使有一物之能蔽則天下之理昭晰森布雖居闇室不啻日月之中天虛而白也

虛而白也者豈惟一室之近將充乎上下而俱白矣故其虛如谷廓焉可蓄其白如玉粲焉可燭其虛白之室乎抑亦虛白之心乎是為記

橘隱軒

楊溪距華亭五十里地廣而夸水清而駛人之業廢居者至而成聚蓋有橘洲之勝焉友人陸伯讓氏居之題其遊息之所曰橘隱且求余為之記余詰之曰太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安邑之棗渭川之竹並儗千户

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利也若巴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者則又怪而不經非伯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哉吾遠祖績六歲謁袁術以懷橘見稱遂貽口實於後則早有過人之識初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自侈且繫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之賤神仙之誕姑置而勿言余洒為之歎曰按陸為吳大族自績至遜起為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盡復荊州之地破走昭烈於夸陵遜沒而抗復將其衆

出督西陵以拒羊祜者五年及抗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宅之在華亭者雖湮没無遺而所謂鶴唳灘黄耳塚猶可彷彿其所每欲訪遺蹟於荒煙野草中求其子孫必有興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其志亦一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徙於溪北越五十年卒伯讓遂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蓋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老退於三泖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復見於是治田築室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祖而素

榮朱實見於夏雨秋霜之際者可喜亦何待蜀漢江陵之產為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吾之深根固蔕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竭其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日汲汲之不暇雖欲有橘中之樂惡可得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尚益封殖嘉樹俾過者指而言曰此績之後人也於是乎書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罩或以叉或以笱或以罾

巨家則斫大樹置水中為魚藂魚大小畢赴之縱横盤互人亦無敢輒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徹樹兩涯鼓而敺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戢戢然已在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鍼之屬脱此挂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子觀而歎之曰魚之託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可歸也而歸於數畆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

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之以為記

菊莊記

今年秋九月既望余出城北三里訪菊莊李君之居無五畝之圃而左右種菊百本有瑪瑙盤者株高五尺開十花圍徑二寸強人以比西施中酒時狀元紅者株高

四尺開十二花視瑪瑙盤徽刕金鳳毛者株高七尺開十花色純黄如金圜徑三寸繡芙容者株高五尺強花如錯金間深赤色徑二寸強此為第一品次小金蓮琥珀杯玉玲瓏賓州紅茉莉白株皆高三尺強花小大疏密不一而鵞翎鶴頂亦繡芙容之亞也他不可名紀者尤衆雖洛陽牡丹未有盛於此者可謂愛之深而培之厚矣君遂置酒賓余坐日既夕剪瑪瑙盤一枝而去越翌日命其子馴來求文以記之余惟菊為草木之一前

乎陶靖節鮮有愛者而陶亦托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子目陶為愛菊目菊為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陶並稱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高蓋著於百代菊亦與之俱高矣吁一氣之烈草木摧敗無色若奔北將士蹂躪大荒之野而菊挺然冒霜不凋宜為陶之所賞可謂絶類而傑出者乎君亦慕陶之髙而又色别類分如此其趣固同乎陶已余亦愛菊之一也幸無官守言責之縻每歲檇客過

菊莊掇英汎酒和靖節之詩而想其人於千載之上不可謂菊自陶之後愛者幾何人也因書為菊莊記君赤城人字道原通尚書經嘗再試有司今老於淞上云至正二十年冬良月檇李貝瓊誌

蘭雪坡誌

蘭雪坡者大名劉性初氏名其所居之地也性初幼有奇氣嘗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年後值兵變辟地錢唐左轄張公才其人辟為賓客久之以

疾辭無留祿意放浪九峰三泖間而屬余記所謂蘭雪坡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余惟物之至馨者莫如蘭而至潔者莫如雪李太白高魯仲連之節其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可謂知連之深者矣當戰國之時七雄相傾權變之士敎以攻戰怒攜好合聲震海內德無不報怨無不酬然蘇秦殺於齊張儀囚於楚范雎辱於魏韓非死於秦蔡澤取相位裁數月魏冉廢商鞅車裂李斯族呂不韋斥回視一時富貴不啻蕉攘之朝菌何

榮落之暴耶而仲連翱翔兵交之際排難解紛却千金之報折帝秦之請卒蹈東海而去名立而禍不逮身顯而利不污此戰國時一人而已乃以蘭雪況之又何過哉方今豪傑虎爭習縱横之學為蘇張范蔡者千之以祕策動之以飛辯竊髙位私重禄輿馬赫奕妻妾閑麗樂其成而不憂其敗也享其安而不計其危也性初獨懷仲連之志弗為人羈人亦不得而羈之又何辱於蘭雪耶吁蘭雪之至馨至潔非仲連不足以擬之固有非

蘭而馨非雪而潔者性初亦將襲其馨而尚其潔也乎

雖然以馨而焚以潔而蠛者古今所病性初其慎之性

初其慎之

清江文集卷六

清江文集卷七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

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於錶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錶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厖文抏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鏟一代之陋歸於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早擢上第躋膴仕既為衆所忌又恥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雲門王笥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興

發輒自擊銕如意歌哀三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韙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峰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蕁朽炲滅而大姓章琬

欲鋟諸梓以傳無窮俾瓊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劒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寳有終不得而閟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李翺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事俟於代之知言者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

公登虎圏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飲羽之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吳北遊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務速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

馬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何之趣而不迫也寫物之妙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乃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

詩不以遲速為病在以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閫奥至正二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峰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鋟梓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人性坦夷與物無競早遊四方凡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躭羅志略後序

躭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盖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特穆爾布哈公往守其地明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乃留松江因記所歴山川形勢民風土産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躭羅志略將鋟梓鐵崖楊公既為叙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導驛

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
漢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躭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
通西南夷至用兵而克之邛筰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内
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
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絶島
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
民未始頓一兵遺一鏃為國家病則視歷代之盛實有
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

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内之境若過鴨綠窺榑桑也於是乎書

遊仙詩序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仙之説而屈子不答於君放乎湘潭蓋將隘六合鄙薄俗排風御氣超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其托為王子之言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毋滑而䰟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則自廣

成之告黄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餐六氣

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

郭景純者互為遊仙詩不過詫安期羡門之髙假蓬萊

方丈之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

其詩自成一家飄飄然有淩髙厲空之想詞人固多擬

之而能與之頡頏後先者甚寡錢唐陶菊莊氏早遊京

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詩聲籍籍在人耳及為

松江文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且以近體七言為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祖於離騷之言非特凝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菊莊之詩惡得不為之驚喜而賞激耶視區區凡近之語剽賊前古者真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既和而成集兵變以來散佚不存獨菊莊之槀幸留故篋中且求余為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演之於後云

灌園集序

灌園集者秦溪馬君文辟之所著也文辟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托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絶余嘗講學雲間文壁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楚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别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涉艱蹈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上一欣戚

齊得喪盖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撤芻豢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中興間氣河嶽英靈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蕩天下之目繁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壁脫去凡近雄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猿嘯鼯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羇離燕遊登眺之夕

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茸獵場髑髏枯草傷心墮淚之地羇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抒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萬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變非復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骫骳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一加擊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立軍分職嚴部

署也二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四曰簡士勝負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申號令次之勸懲以礪用命不用命故明賞罰次之什伍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練卒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易營壘以宿兵斥堠以防寇行則設鄉道戰則分隊伍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察敵勢之強弱論間之難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過是矣兩河首難豪傑並起名王重臣授鉞四出往往覆

軍殺將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黷武亦不可以玩武自七書之禁既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旦潰裂弗支使吾民為虜者十九也方今張皇六師期復版圖之舊則是書又可闕而不出哉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巳然聞荀卿之論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儒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在是用武之道又可舍是耶錢唐俞在明氏將鋟梓以

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凡而復申管見於末如此任將帥者或有采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璜溪夏士文氏有嘉蓮一開漪瀾堂之前洺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祥雲危折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花綽約爭妍輕雲欲舉擢中流而儷彩扇回次以激芳

水闊霜皋織弄珠之漢女月明煙渚送弭節之湘君豈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訢合雖荊表田真之義既悴重榮杏符徐績之行始異卒合未若斯之參差疊見左右旁敷是宜宣之詠歌播諸紀載宮沉羽振叶八音於管弦玉綴珠編陶七情於觚墨茲敘其實式冠於端

偏旁辯証序

自洪荒既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變不

一然豈有外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譌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與宋紹興進士毛晃增脩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攴攵毋母及夊羙美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為艷叟之為叓丰之為丯船之為舡尼之

為尸屆之為届晉之為晋臺之為臺鑪之為爐鐙之為燈是非瞀亂於是詳求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别悉攷説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辯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閲之累日竊歎文辭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踵謬弗辨其誤而復誤一時之人也寧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别其累豈特塲屋去取得失之間耶是

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而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予方挾兔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猶覩今日之揚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鋟梓以廣其傳云文辭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吴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辯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文集卷七

清江文集卷八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慨與山墟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墟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

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耶夫民之利病繫其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奚啻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蘄其父母於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於我而民之窮且死若欲其脫蛇虎

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為人余雖不獲接而攷其所施即
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
國者務仁其民為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
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毁
譽進退數易不安為令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
也秀為余鄉庾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
其利者深矣是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
已然不能不為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

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説蓋不獨為天下守令之勸而為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著由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為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於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無其位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無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

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位浮其才雖尊顯而斥之固異乎常人之所見已常人知有位而已惡計其才弗才耶甚矣後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稱其才又何議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為士者往往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施不恥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多也嗚呼其亦時之使然與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學史華亭章起潛氏早歲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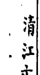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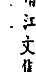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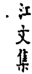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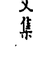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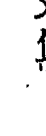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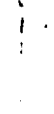
學不倦數遊搢紳間然不得奮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於升斗祿為養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議論下上古今心巳異之及觀所為詩歌清麗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冲霄之羽回翔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久而益篤蓋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又可遺潛巳乎盈考而去澄江包君叔蘊陳君履信禦溪張君夢臣荆溪蔣君以愚賦詩以贈

之而求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死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夫二氣錯行互為勝負而痟首痒疥瘧寒上氣之疾作苟失其養則夭其天年有聖人者出哀民不幸罹醫以參兩其變而眡劑易之徵自岐伯俞跗秦和扁鵲














倉公克審其用以賛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官宋有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内立醫院外立醫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先由汳徙錢唐至君而名益顯歷仕永嘉天臨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攝松江醫學教授而學之諸醫來求余言以送之余雖交德玉之日淺然聞其治人能察羸盈休王以盡攻之之術往往起人於阽死亦吳中之良醫也他日醫師考所述之狀必有十全之功豈不為王政之一助乎

送王至善序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填委民生其間不務稼穡錐髫齔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蔔妖冶長則走狗飛隼擊丸蹋鞠窮日夜為樂蓋其風聲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敎有不能入者其有趨於長厚力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之則為豪傑之士出於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熟其名及為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兹郡始獲與

之相周旋聽其言攷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於風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於風氣余於揚之士誠百一而為收焉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總六曹之事糾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多所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可見其蓄之大而應於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於守者不變如此獨惜其局於位而不得盡究所藴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舉其人品之高不與俗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於

簿書者將見信於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束於龍門吕梁而後達於海千尋之木厄於霜雪而後參於天爵禄之來惡可涯也哉

送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於頖宫時家毁於兵落魄無業太守王侯彥強以故人子遇之周之以粟既而去遊吴門者久之今年冬返淞上無僦屋之資寄食龍門寺孱童敝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遊士之無歸

者三族之無養者必造焉子淵不以疎戚而汎濟之家之有無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人矣海内兵變江南北鉅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豈一王氏哉其貧與賤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也然子淵所嘗内交者反眼若不相識未有矜而振之又且肆其譏焉以王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況彼之吝於施者乎昔薛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而賓客趨之不啻朝於市及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多友貧賤寡交亦勢之使然也

又何怪焉則子淵可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余於是悼時之不古而人情益偷抑利不足以結人也子淵通醫藥治疾多愈遠近稱之而利人之心不懲其前汲汲焉恐不及其天性之厚與衆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覩一室之中則必戚焉不樂思火而燭穴而牖然後以為快矧瞽而不覩日月之

光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如夜索塗而莫知所從則衣之以文繡享之以五鼎埶與王公等亦必不樂也茍有能治之者昭昭然見日月之明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將不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已夫有大快於已雖無文繡之衣五鼎之享王公軌加焉此皆樂之至矣雲間沈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師內障凡三十有六外障凡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之不啻金篦刮膜而始之無所覩者豪芒可辨也光明克世其學邑之大夫士咸

稱之余始而疑終而信既而竊歎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什九明於日月者弗之察大於八荒者弗之顧高於泰山者弗之見由是是非邪正之無别禍其身而蠹其國豈非瞽之深者與心之瞽甚於目之瞽治其心者愈於治其目矣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德塞可通也蒙可啟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測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為快奚止於目之能覩耶

余因彼而感於此矣今年秋賀章者目病而視眊遂造光明治之既愈來求余言以贈之故為書其說且俾吾學者有所警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䢼字子良姓任氏世為蜀綿竹人實少師希夸之後九世祖嘗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曾大父處恭大父果德宋進士廸功郎父士林字叔實湖州路安定書院山長一號松鄉先生公自為兒時如成人讀書一

過輒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通旁攷務極根柢嘗侍
松鄉先生遊錢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行輩與之交初
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鉛山二州盈考疏於江浙行省板
授橫浦場典史轉江陰鈔庫副使江浙理問所提控案
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兼
承發架閣事上官以公老成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
年督課會稽四明申其三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廷兩遣
使持御酒文繒賜之嘗道出曹娥廟下顧瞻咨嗟曰是

女入江抱父屍出者釋老之宫巍然相望而此棟摧瓦腐不支風雨豈非有司所缺與亟率其屬捐俸葺之盖其行事尤先於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繼分部永嘉天台及還民為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之别墅而間闗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卒得年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來字子駒蚤卒妹季環娶錢唐孔氏先聖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卒男二人長文虎江陰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

嗣宗處州路鮑邨務都監娶何氏女一人孟淑適浙東
元帥府奏差鄒士廉孫男二人長繼祖娶沈氏次紹祖
孫女一仲貞適鞠希魯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興不克
歸祔松鄉先生兆次卜葬於松江華亭鄉蟠龍塘西馬
駝巷之墟子文虎祔焉築茅堂若干楹顏曰敬思復置
田七十畞有竒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毋侵其入公天
性孝謹初松鄉先生没撫柩哭幾絶既葬廬墓三年凡
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取先生所著句章集藏之其在

理問所時命儒師鋟梓行於世嗚呼代之為人子者惟知寶其珠玉競取而有之鮮知前人翰墨之為寶者而公於片言隻字未嘗委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之奇文章照曜後世不與草腐木斃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墓銘猶缺其仲弟來翁狀其族出行實攜嗣宗來謁貝瓊於松之泮宫乞銘銘曰

任祖希夻本蜀綿竹逮公之生遂大其族出而試吏孔仁且直百鷙一鶚孰與之匹不好而黨不惡而仇世莫

予嘗位局聲流三年海陬再膺帝寵既老而歸食無餘
奉惟堂必基惟穀必菑苟豐其積曷嗇其施蟠龍之西
馬馱之宅公行不泯視茲貞石

郭處士壙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卿宋朝
奉郎祖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
宜文字官加贈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
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没時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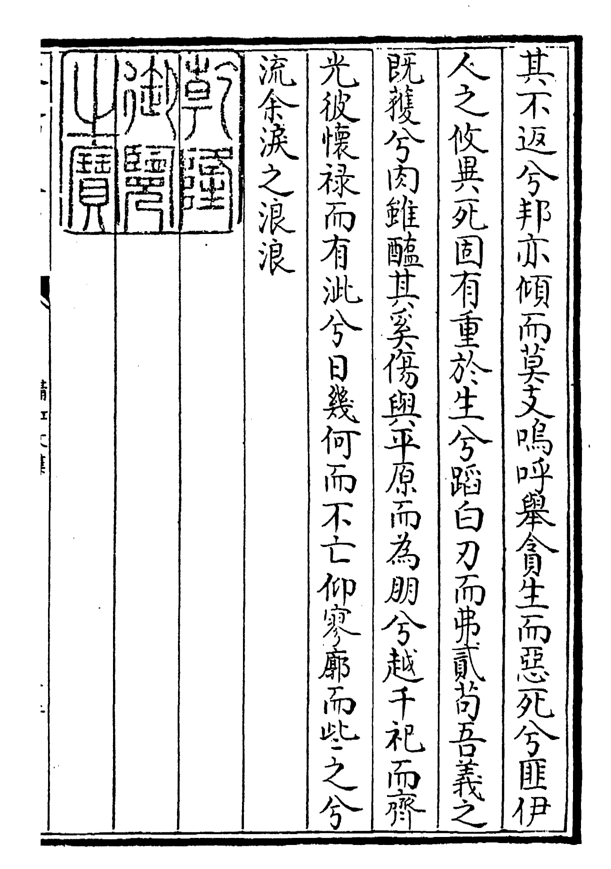
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趙氏陸氏煢然孑立備歷艱難嘗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不出自號溪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没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妻氏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娶周氏次哲娶吳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頴睿孫女一人寧奴惟是藐諸孤既卒襄事屬軍興未克祔錢唐法華山先塋之側乃歸骨於嘉興以妻氏合

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黼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填諱

江山尉中玉先生黄公哀辭

攜李黄公中玉者平山先生之子比玉先生之弟也博學強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父蔭授江山縣尉時海内鼎沸詔從行臺於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大夫擢公為參謀統鄉兵守衢婺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

人俱没長子孟輔出而僅免嗚呼先生之忠烈固無愧
於古矣余於先生為鄉人且早從其叔父次山公遊故
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神兮信禍福之異施何先生之不幸兮獨
罹厥災豈其積之不厚兮又豈行之或虧鬱佐時之明
略兮試一割於南境輪既摧於九折兮雖善御而曷騁
衆鳥紛其高厲兮鳳翱翼於湯池盡低回以遠戢兮俟
有道而一來日慘慘而晝晦兮風蕭蕭而夜悲悼先生



其不返兮邦亦傾而莫支嗚呼舉貪生而惡死兮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弗貳苟吾義之既獲兮肉雖醢其奚傷與平原而為朋兮越千祀而齊光彼懷祿而有泚兮日幾何而不亡仰寥廓而嗟之兮流余淚之浪浪

清江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九至十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清江文集卷九

明 貝瓊 撰

兩峰集

觀魚說

余讀書朱氏西齋左苑而右渠書稍輟凭檻而注目焉方天不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戢戢泥沙中蹙鱗捐介日就於殆將為烏鳶之所啄螻螘之所噬孰有援而活之者余觀之戚焉以悲及春夏之交

淫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如雲不見涯涘渠亦豬而為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然而泳喁喁然而噞有戲而唼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歎焉而悅乃為之嘆曰噫嘻天下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慼者失所依也今之縱而適者得所依也茍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遇風雷乘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奚啻魚

之縱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焉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止於觀此為足也所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嗷嗷焉有泥沙之困而日就於殆焉得不重余之戚乎故為之說

麇母張氏孝節傳

檇李之幽湖張氏女歸同里麇正生二子而寡時年二十有六誓養舅姑不再適舅姑沒粥衣而葬二子既長告以父志俾從師讀書遂以儒名於世咸稱張之教也

至五十七終

貝先生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惟貞與信而已貞則不隳其節信則不貳其心然上下數千載之間求之千萬人之中如衛共姜者千百而什一也有元之興聞共姜之風奮於閭閻克盡貞信者非一而余之所知者京口之王氏新安之吳氏尤較然著明者也當是時朝廷清明方將以貞信之行勵化率俗故有司特上其事咸旌其門斯為盛典已若山墟海聚素無詩書之習而有

貞信可稱者則姑胥王珩之母樵李糜實之母馬實母於夫之沒也堅執婦德歷三十年之久凜然如秋霜烈日使死者作於九京則見之而色不忸心不餒其去自淪於禽獸者奚啻萬萬視共姜亦何遠耶屬四方有戎馬之事不得上請而旌之以為天下勸然其貞信見於士大夫之詠歌者又可得而掩之哉當與京口之王新安之吳並立於天地爭光日月矣吁以一婦人之賢足以表之於世不與草腐木斃矧烈丈夫不失事君之義

者乎世降俗媮甚者叛於利害之頃未有死生一節如婦人者抑可歎也夫抑可歎也夫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菴主秀之崇德簿崇德地四平無山其俗質而尚文退菴樂之遂卜縣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清毅公性剛介累官至尚書通歴六部既老穆陵為書清節高風四字褒之因表其閭曰清節里元季清

節里第毀於兵後築月城其上生奉其父螺室先生辟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書受業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没生亦無仕意或曰以爾之才盍乘風雲翔天衢與一時顯者相頡頏顧摧氣局志枯槁田畝中無乃左乎則應之曰猩甈於醪蠅溺於汁魚觸於鈎蛾焚於燭皆昧於所戒也吾可據非其所據禍其身以及其宗如猩如蠅如魚如蛾為小夫孺子所笑耶惟日營滫瀡上給八十之母取遺書以教子使不辱

吾先志願足矣聞者高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遊故知其世系為詳且獲覩家藏宸翰龍盤鳳翥之勢雖歷時已久猶欲飛動為之歎息當是時都高位柄大權或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振流為阜隷回視熏天氣勢若可憑藉者忽焉澌盡而電滅陳氏先後幾二百年而清毅公之澤存而不斬德厚者流光詎不信與西郭生既與時枘鑿故不求用於時余覩其志亦豈時之所能用哉

鳴鶴軒記

傳稱衛懿公好鶴余嘗為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觸筀竽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蟲人然潔而不可汚介而不可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遠清而亮足以破啁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以其處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乎衆人

之好已衆人之好鵰也翠也鸚䳇也惡知鶴之為可好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守其國而四鄰懼寇至授甲而莫肯為之戰實衛有可亡之道鶴惡能亡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其好鶴鶴豈不愈於蠧人之百族耶惟其由鶴而亡亦鶴之不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時未有發余之説者錫山楊君德中嘗畜一鶴以鳴鶴顔其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況且求余為之

記余交德中三十年實吳之奇才也始由州佐史擢於風憲歷江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即引而去之隱於殳山之陽義不苟禄日與鳴鶴為伍抑無愧於鶴之潔而介者其視陸平原當主昏國亂不能如季鷹之高及收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不早耶故既辯非鶴之亡衛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為記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二客過焉怪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客而詰之一客曰天地糟粕也人於天地贅疣也蔽於小而不悟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不見其有大於是者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虛空而視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紛擾擾堯舜以一粟相禪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有識者所以旁立而竊笑也一客曰噫夫天穹然在上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高

夫地隤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而吾齊之以一粟惡乎而齊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斂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互神易之道烏足以與之此堯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之論蜂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以一身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心之大參天地之大也嗚呼物而不化者雞鳴而起日入不得休

如負版而不悔則舉空之說使知一切之為累者厭而弗居遺而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舍事物之粗而欲造乎窮神知化之地如凝氷而不察則舉易之說使不過於一偏可也天地無窮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辨之者明日宗元來求文為記遂書以貽之俾自攷焉

聽雪齋記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激薄風雨之迴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

也於其不可聽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解以為聲或著物而有聲簌簌然如飼春蠶以為有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類凍蠅之待日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涌而雲氣合坎者既夷畢者既突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漁人樵子弗辨往來之蹊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

聽之欣然以為大快於心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賓雲於幔亭之峰又何以踰其樂耶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聾於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者亦猶太羮玄酒得其味於無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其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門徙家殳山之西謝客讀書適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余為之記因書其説他日

雪夜操舟相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已是為誌

水竹居記

距禦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筤竹青環翠合不啻左泉而右淇也方承平時勢家據沃饒地鑿池築囿為觀遊之所計澄林棄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爭者及三吳兵變所至成墟荆棘參天獨田夫野老無廢興相尋之感而水之瀏瀏竹之脩脩誠可託而忘世者此包

生克恭厚直購之而居之外寛内容不侈不陋當三伏之炎也千原火燎而天風時至其户内凄凄然如空山之秋大雪之辰琴瑟笙竽合奔湍而交作則所以安乎體而適乎心者豈必高棟連雲周阿蔽景哉余嘗過之俯遊儵之出没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眷眷不能去安得徙家其旁為東西鄰朝夕之間方舟上下豈非一快耶嗚呼地之勝必待乎人人之高必因乎地錦江麗矣杜甫客焉愚溪僻矣柳宗元宅焉今幸有其居

以遊以釣以弦以誦是可樂已故記之

恒齋記

海昌鄔克讓學醫於戴德齋氏未幾通其術德齋且懼其易之也戒以守之之難克讓乃題所居之室曰恒齋既揭師之戒於坐隅復徵余申恒之義余惟天地恒其位故高下不易日月恒其明故晝夜不息君子法之必恒其守焉而世之有恒者為甚少也孔子誦南人之言且舉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斷之曰不占而已

矣譬其人也及論聖人至於有恒則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傷其俗也嗚呼恒則誠不恒則偽恒則敬不恒則怠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人哉所以異乎人者亦恒而不變若天地日月而已故有恒之與聖人雖非其倫欲進聖人之室者恒其門乎銳乎前而退乎後非恒也謹其一而謾其二非恒也農恒於農而不去乎野故其地日美工恒於工而不去乎肆故其器日精矧欲聖人者烏可無恒耶克讓儒而醫

者也其知主於恒已醫一技耳死生繫之必進乎俞跗扁鵲倉公之巧而爲醫之聖凡書之所論有淺深以有恒之心求之則可以造理藥之所施有緩急以有恒之心察之則可以成功彼射利小夫又惡能及乎此而以恒爲務與由是觀之醫且不可以無恒斯足以應人之求爲吾儒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既長受醫術於海昌慧

力寺之忠上人取黄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閫與忠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貧富凡有疾者輒造復東請焉起人於阽危者數矣然一以利天下為心其施甚博而取於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無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徙家紫微山之麓因顔其室曰東齋過余清江一曲求文以為記余惟東之為方震也日至夕而入度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復升於東而為旦則既晦而明光

矔一新寐者覺伏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日周三百六十有五復旋於東而為春則旣塞而通一氣旁達死者蘇蟄者伸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生之道莫盛於東而為萬物之母焉故四方定位東為首南次之西又次之而終於北若生者其體生物之仁將以仁其人與抑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宗而海受百川之歸蓋山之峙於東者莫高於岱水之會於東者莫廣於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

仁一方一方之人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雄於時而為其所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而已復東謝曰博哉東之説矣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自勗焉是為誌

清江文集卷九

清江文集卷十

明　貝瓊　撰

兩峯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為之慨然流涕也嗚呼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微觀之氷雪之沍天風之烈莫

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存者及氣之閉者既通而物之殺者復蘇則萋萋莑莑其生自有不可遏者當是時充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似之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豈特壯而有事四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五鼎之適口惡足以為養八音之悅心惡足以為樂乎或欲於事而不得報焉於是即一衣而

有春暉之感如東野者至形之於詩歟然蓼莪之詩人兼言父母而東野専以母言者豈以父母之愛雖同而慈母為尤甚或者其母獨存故不及於父也且自比於寸草者亦匪莪伊蒿之意傷其不為天下之美材耳余忝不天獨與母居貧無以為業二十餘汲汲東西南北以營衣食不及朝夕在其左右既老又不能行道於上身顯而名立以為親榮徒貽其憂而莫報其德固有愧於春暉也多矣岳君東伯者名臣之子孫也折節讀書

以明經選於有司未上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板授傳貽書院山長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寧無恙遂以春暉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為之記余知其與東野之所感者今昔不移而克報人之所不得報非若余之徒懷區區之心如寸草者惡得不重有所愧乎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見天下之人觀東伯名堂之義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思報春暉者非一余豈一書而已哉

清隱堂記

紫微為海昌第一峯而廣福寺者實據紫微之勝宋慶
歷間慧悟大師之所建也距今四百年矣慧悟之徒因
公度地寺之東北剪茅築室題之曰宧軒後禮公又築
清隱堂於宧軒之北為燕坐之所繼禮公而興者未暇
詳其人而在元季則有進菴先公起山與公春山勝公
�山珎公大銘鑒公明遠杲公源委相承皆一時之傑
然者也時清隱多歷年所棟摧瓦腐不支風雨勝公圖
撤而新之首發私帑以倡其徒經始於至正十有二年

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并葺堂之東西兩掖其制視前為加廣焉又以其羨造用器備歲時之設無俟假於人矣十三年鑒公没越明年珎公繼没而興公嘯詠不事事庶務悉倚之勝公十八年先公復没則耆老凋落過半勝公亦孤立而無助矣夘歲入不給賦斂日煩於是内營外應凡十有五年雖震撼擊撞盤錯紛糾處之卓然不見跛踦之患奚啻砥柱屹立波濤中衆恃之以為安也今春秋已六十因命明遠代掌其事即退而休於

清隱焉每一食之頃輒懇懇為言自少至老執勞不倦及兵交境内學佛之徒散於四方而守是區區不去者懼負先公之所託且欲遇變而益厲耳我後人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明遠既服其訓且求余記其本末之詳俾來者知其所積非一世所成非一人觸於目而警於心也余乃為之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基以開其後必有所述以成乎前而代之忽堂構之寄者抑何衆也近而吳越之區自五山之盛至於山臺野色炳焉金碧之交煥

者忽已走狐兎而翔鴟鳶而一堂之小歸然如靈光獨存豈非善述之大效為能圖前人之所難者與大雄氏以天地為幻若無待彼為損益而先後之樹立如此亦教之所關也嗚呼廢興存亡相尋於無窮猶寒暑夜旦之必然實繫於天而不繫於人也然天不可必也其可必者人而已故盡人道以聽天可也責諸天而遺乎人不可也是昔之繼進菴者在春山而今之繼春山者又豈不在於明遠耶將見慧悟之傳久而愈熾已故為書

其說使揭諸壁且不特以勗明遠異時之後明遠者其亦鑒於茲乎明遠年甚少深於教乘至若讀書鼓琴工五七言詩皆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初吉檇李海鶴生貝瓊在殳山草堂寫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達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顚之曰半間雲且徵余為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氲上升如蒸饙既而被覆

岡巒又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入吾室中泛窗戶撲帷幔排之而不能去攬之而不能執皜然如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如泳秋濤中前開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特寓焉而已矣雲之止耶吾不以為窘雲之去耶吾不以為泰中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之達官巨姓築第綿里屹乎山迴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過畜聲技藏寶玉所以瞽目而聵

耳者朝暮交於左右及元季兵變又皆敓於武夫悍將
汚於宿隼飼馬之所雖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奚若雲
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為聲伎之居寶玉之
府也又幸而不為武夫悍將之所敓也為吾與者特雲
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惡知其孰主
孰賓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余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
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
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亦

無心也以無心相遭則吾之為雲耶雲之為吾耶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斂乎至密孰得而固之耶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善遂書而為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既望檇李貝瓊在清江一曲寫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振氏葺居地之西偏小樓一所顔之曰西翠一時魁人碩士賦詠者多矣乃馳价求余為之記余觀

岸海之山自鳳皇百丈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西百里為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者舉在闌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西不止於是焉撫其大者縣之匡廬為九江之奇觀又放乎西則嶽之太華嶄然特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弁也又放乎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峨眉雪嶺其翠奄乎巴蜀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柱者益峻而廣其翠奄乎康居大夏吾又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

自開闢而勢已然故雄秀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轍不得而窮近即七十二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攷之歟蓋人之器非可限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弁之在西矧觀夫匡廬太華乎觀夫峨眉雪嶺與崑崙乎雖然山之小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於心則一耳當夫積雨初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拄頰之頃天空無雲倦翼盡歸於是賓素月於尊俎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為何如哉視彼屑屑焉溺於聲色狗馬珠玉錦繡

者抑已陋矣子振尚覽山之翠蓄而為德則厚重而不遷發而為文則峻絕而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樹立是亦崑華之拔乎衆山豈小夫孺子所得而企耶余固有以望之非直為一樓狀其勝而已也故不辭而記之子振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祖君玉公蓄善藥以應人之求往往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阽死俞公伯貞為書種德二字揭於堂及子文伯文叔克紹其傳而子振蓋文伯之子也有祖風尤工鍼砭為時所推云

處靜軒記

檇李張克成氏早從沙門珩公伯琚於報忠以究大雄氏之法乃闢燕坐之室題曰處靜馳書質於余而請記焉余儒者也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之無乃悖乎辭不獲則復之曰人以一粟寓乎天地而百歲之中役役焉惟物之徇喜怒哀樂所以相感相仇者奚啻寇之乘隙交至㩳於東而生於西茍無道以處之其不至於顛倒錯亂眩瞀迷惑者亦寡矣傳有之曰靜而后能安蓋靜則

一一則已勝於物物不足以動之不靜則貳貳則物勝於
已恒為所誘而俱往焉是知外物不待絶也唯處靜以
御之且學佛者亦然特以外物為外而惡其累已不擇
義利一切欲絶而去之且必塞其聞見無思無為使同
乎槁木死灰豈不過哉鏡之空也物至而鑒不能使之
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為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
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而不為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
而已彼亦不通於道而分内外為二本與昔明道先生

嘗告張子以性無内外之說與其是内而非外曷若内外之兩忘也程子之言可謂精矣惜乎學者不知攷徒恍荒唐怪誕以為高殆將絶聖棄智然後謂之静又烏知静必有覺初非一於静耶克成求定於至静其與徇物之徒相去萬萬余懼其不察於是故舉所聞而盡告之若處静之要則在於誠與敬耳由是而進將見所謂定者不以動静而定異日尚有以徵之矣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月既望貝瓊記

來青堂記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於殳史兩山之下以來青顔其堂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謁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恒病於湫隘雖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宕不得覽寸碧於江雲海雨之外而景遠據地之清曠不為崇墉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吾目而快乎心奚必天台鴈宕哉蓋真賞之所在不以一簣為卑九重為高則天台鴈宕不廣於殳史兩山而殳史兩山亦齊乎天台

鴈宕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空翠於几席若賓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於以讀書於以鼓琴或命客傾壺分曹對弈殆無邑居之囂不知文公之在金陵與是何如耶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於一時又豈後人之可擬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之青以為玩卒行新法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既罷而歸也來青之語且見於閑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十餘年

以沮溺之志自適得喪不怵於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誚兩山之青為吾之所專矣余亦有好山之癖者觀秦望於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於姑蘇既老而息於茲將從之築室其旁當割山之半青矣故記之

醫鏡密語序

按晉王惟一銅人經督脉始於齦交終於長強任脉始於承漿終於會陰足太陽始於晴明終於至陰少陽始

於瞳子髎終於竅陰陽明始於頭維終於厲兌太陰始於太白終於大包厥陰始於大敦終於期門少陰始於湧泉終於俞府手太陽始於少澤終於聽宫少陽始於關衝終於耳門陽明始於商陽終於迎香太陰始於少商終於中府厥陰始於中衝終於天池少陰始於少衝終於極泉凡三百六十有五而十二經十五絡之表裏可攷已然一膜之間死生之判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背膂之强者刺人中以瀉之頭目之眩者刺風

池以補之與間使之治瘧後溪之治癎大敦之治疝三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易者惡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於迎隨提按難於察周身之穴而刺之適乎淺深歟姑舉其凡若鳩尾一穴直中庭之下鍼入二寸五分止中心者尋亡中肺者三日亡中胃者七日亡中膻者一日亡中腎者不終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淺深之宜輕於用鍼鮮有不悞中而殺人者故雖極其巧豈可以人而試吾之巧耶在皇元時竇文貞公得丘長生之傳大顯

於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幽指迷二賦行於世復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没其徒有蘭溪王鏡潭及其子瑞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穴之分寸不可有一過不及之差淵乎微哉一日瑞菴挾之訪余殳山求序以冠其端余讀之累日為之歎曰嗟乎鍼為醫之一耳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窮者皆非所以為密也夫觀室而不覿其密則未造乎室適道而不求其密則未造乎道補注密語其用鍼之突奧乎然

其書闕而未廣也鏡潭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詳之於後則所謂密語者既顯而不得閟矣學者獲從而攷之則知其所慎而見於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無悞也已故不辭而書其說云

玉泉隱居圖序

玉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峰之北嶄然青芙蕖危插天半與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瑶琨者以其如東帶然故一名玉帶其巔有峰特起曰露峰峰之

下有泉正出曰鏡潭潭通浙江而澄澈可鑒或疑神龍居之故又名玉泉山云山多合抱之木與夫空青丹砂千歲之琥珀往往得之昔舒元輿金仁山嘗隱其中非獨神仙釋子樵夫野老之所托也在皇元時則有王氏者為蘭溪之巨姓早從竇文貞公學九鍼補瀉法客京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於鏡潭之上自號鏡潭先生左右樹杏千株每花開時遠近爛然與日光霞氣相射望之不啻董林焉其族人子弟從而從之者錯居

其旁至數十家煙火之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熙皡皡有太古之風世莫得而知也則玉泉之境因人而益勝矣余不及識鏡潭先生獲與其子瑞菴交瑞菴屢遊三吳間一日持隱居圖示余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志之余受而觀之乃為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玉泉其東南之雄秀者乎若鏡潭所據峰巒林壑之美殆與終南少室並宜遊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隱為仕之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

位享厚禄豈非人之所榮而懐才不售絶物而獨處顧效龍虵之屈蟠松栢之槁死没没焉無稱於時又豈其情也哉特以勢崇則必殆不若去位而圖其安利廣則必憂不若辭禄而求其樂此考槃之碩人永矢弗過也余恨未能超然引去相與入山讀書決泉洗藥方日汩汩風埃中未知所届回望丹崖翠壁邈在弱水三萬里外而不得一至豈不貽愧於鷩猿怨鶴耶姑書其説以識余之心他日或能裹糧往候瑞菴庶不為玉泉之生

客而爲山靈之所拒也夫

清江文集卷十

清江文集卷十一

明 貝瓊 撰

兩峰集

送王瑞卷序

余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於八穴曰公孫内關臨泣外關後溪中脈列缺照海八穴治證凡二百一十有三而九鍼補瀉之用由是行焉復參太乙飛騰之術其法有八曰迎之於前以殺其勢隨之於後以解其結提而

升之以補其不足按而抑之以損其有餘左之上引以導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於中以生其氣實之於內以散其血二家之說實相表裏皆本於岐伯雷公與黃帝問答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已通其術者金李則有全眞趙魔哥皇元則有丘長生真人真人以授竇文貞公有所著標幽指迷二賦及玉龍歌龍髓經行於世而趙魔哥之徒則有洞玄李公高山陳公再傳至於王通甫先生霍邱李清隱然皆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

而大顯於中朝也故四方學者咸稱北賈若蘭溪之鏡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十餘年得爲所傳之的在當時已有道南之歎逮鏡潭之子瑞菴益精於術往往治人之疾不啻大將統六師以剪小寇殆非一時衆工之所及於是南北之明鍼道克繼文貞者獨推王氏父子焉嗚呼人之死生制於天而鍼能通其逆順屈者信之危者安之虛者充之弱者强之寒者燠之則其死生之制於天者且制於醫矣抑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豪芒

烏能求其十全之效哉宜斯術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菴之術雖受於其父而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必有斵輪之巧者不可誣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貴人交謁於門者無虛日適大明劉性初病寒留檇李因迎瑞菴治之以俄頃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為神人其從而執弟子禮者非一瑞菴亦不靳於傳蓋將廣兆賓之學於無窮而利人之心亦及於無窮也歲云暮矣浩然言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者咸繫於後云

贈星學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通於開而厄於塞故衛青才不過李廣拔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過揚雄去牧豕而相始之困而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愚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於五行妄稱吉凶禍福以恐人心而徼其利以私一已甲曰某日利乙曰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牙得牙失百不一中徒滋天下之惑已余來旻山有梅君玉者踵門而求見蓋精五行

之術者其告人吉凶禍福咸可徵焉賣賢而隱於卜筮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懸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之系之以詩曰

我生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熒惑南流會鶉尾利不及升斗位不登三公惟有文章吐奇怪鏤氷琢雪嘶無功結柳謾為車何以送汝窮請君推行年祝雞願學尸鄉翁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府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為少卿欲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為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是時其事之曲直固不可辯而君子以為元禮之嚴不如日知之恕焉吾從而攷之舜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有一定之法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司刑者當以恕為本不可以嚴為事蓋恕者德恒勝法嚴者法恒勝德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

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殺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加人而不得其當者衆矣此胡李二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有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三衢徐公雨齋由嘉興府知事陞淮安推官實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雨齋讀書而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能有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明天子恤刑之意而

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寃矣其行也邑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才上人序

天下之道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貴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斯又不足乎已不足乎已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闇者未覩一室之内泰然以為人之莫已若也晝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其積小矣求至於道不

亦遠乎此吾所以為學者之大病竊欲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盛時不能有為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材公大用學佛者也堅强而不倦純一而不二初受易於宛平榮先生後去而從紫微山之忠公本心本心悉以所得於東湖定公者授之大用其所積於日月之久以窮性海之窔奧者何如哉後紫山齊公主杭之興福教寺即舉之俾主四方之賓客遂得汎交而博求凡賢於已者必慕而師之而又歆然若不足將往參道公竺隱於苕

雲之上來求一言以行烏得不重余之所感也乎抑嘗聞大雄氏之興其法廣被於中國而隋智者大師又闡四教以法華為宗於是其入有門其趨有徑所謂行必先於知者蓋儒佛道殊而功一如此反視坐而斷悟如瞽之於黑白聾之於清濁豈不易耶克知而行若吾竺隱者隱然東南之秀五山稱之誠百一而為收耳大用幸與之同時就而正其是非毋盈毋畫吾見其積知日明積行日成不極於化不止也而淺之為儒足乎已而

挾乎人者尚亦因彼而有所勵也夫洪武四年秋八月既望檇李貝瓊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為天下第一而一時庸人拔而顯於世者或負於旦夕之頃不待貴賤死生而然勤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没與人語及輒泣下故書以傳之嗚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拳拳於勤言之者深著歐陽子所以

待天下之士如此其厚而天下之士所以報之者如此

其薄特表勤之異於人人也今鐵崖先生楊公位雖不

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

得一由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

此多出其門而忌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

最後識劉性初於羇旅中即以遠器許之及其終也性

初哭之甚哀既與諸生葬之復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余

為之傳以備太史氏所録焉夫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

待傳而知余嘗先性初從於杭以觚墨相周旋者三十年義不可辭且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恵勤也視彼負公而變於末沒之前者何如哉故歴叙先生出處行事及所著關於世教者悉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别也復張之以序蓋亦表其為人勇於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勤之意也性初大名人父兄嘗仕於元而能刮磨豪習從師讀書又事玉泉王公瑞菴學九鍼補瀉法後遇神師於海上盡授以丘長生所傳之密語其術益精治人

往往有十全之效三吳咸稱之云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有一月初吉檇李貝瓊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莫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乂那尊者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賢首國師德宗龍飛三譯於清涼國師華嚴之敎遂廣被中國然代之信而住住而行以至於悟者尠矣凡大地有生咸具是性謂之有而不囿於知覺謂之無而不淪於空虛其妙孰得

以為喻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辯大師高麗宗主希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族姓浦尚其名希古其字檇李人母嘗夢僧乘白馬入門遂娠師生有異質甫七歲母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好佛書十二歲見紫微山惠力僧覺海白父母願從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為沙彌既長聞景巖福公住崇德之常樂因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福公悅其穎悟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及侍福公於杭之高麗五年升座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

駭僉舉為都講天歷戊辰領宣政院劄住常樂常樂自
福公之去寺廢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百里而
至至元戊寅遷臯亭之崇先益闡其秘名聞於朝有旨
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閱七年退處禦溪别峰蘭若至正
十年江浙行省太尉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
御製金襴袈裟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
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世只為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散
場驚得虛空落地擲筆而逝二十二年秋九月乙卯也

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荼毗於長平鄉之石頭里異香載道會者二萬餘人既而拾舍利千數顱齒舌本泊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悉不能燃石頭里地三夕有神光射天人以為師淳行之符云師一號雜花道人嗣其法者曰學字古海住崇先曰滋字澤翁住西湖之妙心曰慰字安谷住秀之㨖提曰燈字無傳住青鎮之蓮堂曰謹字節菴住魏鎮之華嚴曰明字月江住南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

澉川之禪悦曰相字無見住常樂孫曰轍字萬里住范鎮之常樂曰梓字南山住嘉禾之楞嚴南山一日持狀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諸塔故為次第其畧如此師狀偉器宏勇於進道日轉彌陀千聲客至劇談抵暮無倦色探深抉閟非得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於維華嚴經傳西國毘盧性海孰臻其極如雲彌空如月照川菩薩脩羅聲聞人天一念内萌十界尋見不索窈冥近而匪遠匪遠曷求惟性為門克信而行悟道之

原偉哉尚公七齡有識長參景嚴譬拐斯食升堂說經
吐音雷震龍象大駭濟彼方淪十霜常樂棟宇輪奐繼
遷皋亭卓錫鐔澗帝賜嘉號厥聞日升毒龍在鉢魔女
分燈特立物表王侯莫致七袠星流一夕雲逝玉岑無
色獸號鳥悲公教不泯視吾銘詩

清江文集卷十一